

學術期刊的定位與數字化發展

袁 康

廣義的學術研究可以進一步細分為學術研究、學術交流、學術評價三個方面，而學術期刊就是發表學術研究成果、提供學術交流渠道、開展學術評價的重要平臺。從這一視角可以說學術期刊的狀況是學術研究狀況的顯示。另一方面，雖然學術期刊的狀況在根本上取決於學術研究的狀況，但是學術期刊的狀況也會影響學術研究的狀況：如果學術期刊狀況良好，學術期刊就能促進學術研究發展；如果學術期刊處於不良狀況，學術期刊就會對學術研究產生負面影響。

要使學術期刊處於良好的發展狀態，首先需要具備的基本條件就是合理定位學術期刊。學術期刊定位涉及兩個基本因素：一個是學術期刊的基本理念，一個是學術期刊的基本功能。就學術期刊的基本理念而言，學術期刊應該堅持以學術為本這一理念；就學術期刊的基本功能來說，學術期刊應該具有發表學術研究成果、提供學術交流渠道、開展學術評價這三個功能。有了這樣的理念和功能，學術期刊必然是並且也只能是為學術研究服務的，並且通過這種服務促進學術研究發展，進而實現自身的發展。

然而在中國內地，由於方方面面的原因，學術期刊面臨許多問題，並且以下兩個問題是當前最為突出的問題：一是學術期刊沒有很好地堅持以學術為本的基本理念，沒有很好地成為發表學術研究成果、提供學術交流渠道、進行學術評價的重要平臺；二是學術期刊對數字化發展的必然性、重要性缺乏應有的深刻認識和相應舉措。

上述問題的產生，首先是與中國內地社會大環境變化密切相關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內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濟總量迅速增長，高等教育正在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變，從而為學術期刊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人力資源和更好的物質條件。另一方面，這三十多年來的社會轉型，中國內地也存在原有的體制機制不適應新的變化，而新的體制機制又不完善甚至沒有建立的問題，特別是一些過度泛市場化的政策導向，嚴重衝擊了包括學術規範在內的社會行為準則，而個人私欲和小團體利益的惡性膨脹更是扭曲了現行制度和政策。在這樣的社會大環境下，學術期刊很容易偏離以學術為本的基本理念，從發表學術研究成果、提供學術交流渠道、開展學術評價的重要平臺演變為複雜的利益交換場所。其次，中國內地的不少學術期刊對數字化發展趨勢及其對學術期刊的影響缺乏深刻的認識，更缺少適應數字化發展的具體措施。互聯網的出現和數字技術的發展在人類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對學術期刊出版前傳統的工作流程和方法，以及學術期刊出版後傳統的發行、閱讀和評價，都形成巨大的衝擊。在互聯網和數字化迅速發展的新時代，作者群、讀者群迅速變大，直接依靠互聯網和數字化技術的新型評論者、新型編輯者更是越來越多。在這樣的新時代，傳統學術期刊離互聯網和數字化技術越遠，其萎縮趨勢越明顯。在這方面，傳統紙質學術期刊發行量日趨萎縮就是一個十分明顯的直觀現象。

總之，中國內地的學術期刊現在既有發展的機遇，也有萎縮的危險。在此重要關頭，必須做出正確選擇。以下幾點事關這種選擇的正確性和有效性。

第一，學術期刊要回歸學術，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堅持以學術為本的理念。從中國內地目前的實際情況看，學術期刊要回歸學術，真正以學術為本，需要整治社會大環境。而要整治社會大環境，首先需要有合理的政策導向，並且建立健全相應的制度。

第二，學術期刊要回歸學術本位，需要學術期刊自律自強。學術期刊必須有這樣一種清醒的認識：與其指責別人，不如反省自己。因為客觀地看，現在中國內地學術期刊面臨的種種問題，其產生的原因有的來自學術期刊外部，有的則來自學術期刊內部。對於自身存在的問題，學術期刊必須深刻反省，並且承擔自身的責任。學術期刊應該積極響應繁榮哲學社會科學的號召，保持學術期刊的學術性，捍衛學術期刊的純潔性。

第三，學術期刊要順應數字化發展趨勢，更好地為學術研究服務，並且通過這種服務提高自身在學術研究中的地位。如果把學術期刊數字化發展理解為傳統紙質期刊上網，或既出傳統紙質期刊又出新型電子版期刊，那是過於簡單的。因為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的發展，不但形成全新的信息傳播方式，而且正在催生新的知識生產方式。這種趨勢將隨著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的發展而越來越顯著，因此，學術期刊順應數字化發展趨勢，是全方位的，是一場深刻的革命。只有經得起這種革命考驗的學術期刊，才能夠更好地為學術研究服務，進而提高其在學術研究中的地位。而經不起這種考驗的學術期刊，必將成為歷史的棄兒。

第四，進一步完善學術期刊評價。合理的學術期刊評價既是對學術期刊的激勵，也是對學術期刊的制約。然而中國內地現有主要的學術期刊評價存在過多的問題，其合理性也受到更多的質疑。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社會大環境存在過多的“污染因素”，並且這些“污染因素”或直接或間接“污染”了學術期刊評價。二是從總體上看，中國內地主要的學術期刊評價指標體系大多是由圖書情報機構研製的，因而存在對學術期刊學術水平缺乏瞭解的重大缺陷。三是中國內地學術期刊編輯對主要的學術期刊評價指標體系的批評是“說的多”，而在建立和完善學術期刊指標體系的實際行動方面則是“做的少”。客觀地說，如果進行具體的學術期刊評價指標體系比較的話，比如把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的人文社會科學學報評價指標體系，與北京大學（或南京大學）的圖書情報機構建立的學術期刊評價指標體系進行比較，那麼或可得出還是北京大學（或南京大學）圖書情報機構建立的學術期刊評價指標體系更好的結論。因此，現在中國內地學術期刊編輯分析不合理的學術期刊評價，不能把批評行政管理部門在學術期刊管理和學術期刊評價方面的作為不夠合理，以及圖書情報機構建立的學術期刊評價指標體系不夠合理作為重點，而要把反省自己沒有建立更合理的學術期刊評價指標體系作為重點。特別是要真正認識到現在學術期刊評價之所以還不合理，關鍵不在於行政管理部門“亂作為”，也不在於圖書情報機構“越位”，而在於學術期刊編輯“不作為”。只要學術期刊編輯存在這種“不作為”，中國內地就不可能有更合理的學術期刊評價。就此而論，學術期刊評價重在建設。學術期刊編輯必須形成真正的學術共同體，並且在此基礎上，通過同行評議，建立新的真正具有學術權威性的學術期刊評價指標體系。

需要指出的是，學術期刊雖然在定位和數字化發展方面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但是仍然有一些學術期刊及其編輯堅守學術本位，積極探索互聯網時代的數字化發展，並且已經在理論研究和實際編輯工作兩個方面都取得了初步成果。隨著社會大環境的進一步好轉，學術期刊的更好發展是可以期待的。

（作者係《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副社長）